

往事如昨

坐火车的畅想

王吉永

如今烟台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四通八达，大大缩短了国内城市往来的时间，航空港和海洋运输密切了烟台与世界各地的联系。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初期老烟台（芝罘区）的交通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老烟台市区范围很小：东起烟台一中附近的东口子；西到通伸港（南大街与西山路交叉口附近）；南至南山北坡，即现在的环山路附近，当时还没修环山路；北到海边。市区形成东西长、南北窄的城市格局。市区道路弯曲不平，一条贯通东西的南大街就分成了南大街、小海阳、中海阳、大海阳等好几段，每一段都有折弯和小坡。

1956年之前，烟台没有铁路，只有公路运输，当时的汽车站位于现在三站市场东门的西北角，称为烟台汽车站，其实也就是八间平房而已，售票室、候车室各四间，西面是售票室，东面是候车室，售票室和候车室南大门面向大街，北门通向北大院。北大院是停车场，停着十多辆车况陈旧的汽车。当时不但汽车数量少，而且发往各地的车次也少，从市区到黄务或芝罘岛每天上午、下午各发两班车。到其他较远的县一天就发一班车，出行很不方便。

记得1955年，我母亲要回潍坊探亲，结果坐了8个多小时的车，将近半天的时间在路上。一路颠簸到潍坊后，人像病了一样。那时人们多么渴望烟台能通上火车啊！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紧张的情况下，1953年6月，动工修建蓝烟铁路（蓝村至烟台），1955年底全线建成，1956年7月1日正式通车运营。人们盼望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很多市民都没见过火车，都想到火车站去亲眼看看真实的火车是什么样子。火车站建在现在的建设路北端以西、芝罘屯路上，距我家很远。当时爸爸是骑自行车带我去看火车的。爸爸花5分钱买了一张迎送旅客的站台票（我是儿童不用票），进站台里面看火车看得比较真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火车。火车头就像一个很大很长的大铁桶躺在很壮实的铁车上，大铁桶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烟囱，小烟囱呼呼地向外冒着烟。大铁桶下面还嗤嗤地向四下喷着白气。而在我的想象中，火车头像一头耕田归来的黑水牛，趴在那里，嘴里还喘着气。从远处看，火车头后面拖着好多节车厢，很像节日“耍龙灯”的那个龙灯啊！我好奇地溜一小跑，从头到尾数了数车厢，共11节绿色车厢，好长啊！这时，爸爸喊我的声音打断

了我的遐想，我一看，旅客都出站了。我意犹未尽地回望着火车，很不情愿地坐上了爸爸的自行车。一路上我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坐一次火车该多好啊。

很快，我坐火车的愿望就实现啦！1956年秋天，我刚上六年级不久，一个好消息突然降临：周日学校组织我们六年级的同学，乘火车去福山一所完小与同年级同学开展交朋友活动。一听说要坐火车，全班同学高兴得沸腾起来，享受一下坐火车的乐趣是每个同学的期盼，所以全班没有一个不参加的。

我们到车站时，还不到检票的时间，同学们在站台上排着队，近距离观看着火车的外形。不一会儿就开始检票了，大家赶紧进入车厢。只见车厢里中间是甬路，甬路两旁都是固定的木质座椅，座椅的靠背很高。甬路一侧是三人座椅，另一侧是两人座椅。同一侧的两个座椅相对，在两个座椅中间有一个小桌，是一个固定在车窗下面呈水平状的小木板。我想数一数一节车厢有多少个座位，可是当我数到90多个座位时，火车开动了，列车员不让我们随意走动。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准到底是114个座位还是118个座位。

火车开动了。透过窗子，我们看到秋天的田野和一排排的大树快速地向后退去，同学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唉！我的球鞋啊》。我们唱完歌时间不长，火车就到楚塘站了，同学们恋恋不舍地走下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上世纪60年代，七十多岁的奶奶去济南看望我小姑，我去火车站买的票，记得烟台到济南的硬座车票是8.75元。当时我太年轻，只记得几年前我坐火车时的乐趣，没体会到坐长途火车的辛苦。奶奶回烟台后说：“火车咣当了十几个小时才到济南，坐那个硬座时间长了，累得腰像断了一样。”上世纪70年代末，我才知道烟台到济南可以买卧铺票，但票价比硬座贵多了。我不知道那时是没有卧铺票，还是奶奶没舍得让我买卧铺票，反正奶奶往返都是坐的硬座。

1990年，我女儿去北京读大学，我和爱人一起送她开学。我想起奶奶当年坐硬座去济南遭了那么多罪，况且我女儿还晕车，于是决定，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卧铺票去北京。可是，那时候卧铺票是很难买到的，在售票大厅里买票的人排成长龙，要等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买到。要想不排队就要托人买，可是不认识铁路的人啊！离新生报到只有三天时间啦，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我的老科长帮了我一个大忙，不知他托谁帮我买了上铺、中铺、下铺三张卧铺

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坐卧铺的待遇。上车后不大一会儿，火车就开动了。听着车轮与铁轨咯吱咯吱欢快的声音，我们盖着毛毯，一会儿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女儿也不晕车了。早上，我们三人泡了三碗泡面当早餐，坐在下铺边吃边看光景，边说话。饭后，又回到上铺休息了。

不经意间已是中午了，火车上的广播响了：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站。我们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度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旅程。

今年国庆是我外孙结婚的大喜日子，我欣然去北京参加他的婚礼，儿媳在网上给我买了G220的高铁票，这是我退休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坐火车中的一次。走进火车站后，我仔细地看了看列车的外形，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流线型的“大鲨鱼”匍匐在铁轨上，车顶上写着“复兴号”三个大字，而且，这列火车是由两条“大鲨鱼”组成，后面那个“大鲨鱼”的嘴紧紧咬着前面“大鲨鱼”的尾巴，我想大概这列火车是用了两个车头拉动的，前面一个、中间一个。过去我也曾见过两个车头拉动的列车，但两个车头要在列车前面共同拉动列车，要么是两个车头一前一后，看起来好像是前面的车头在拉，后面的车头在推。我百思不解，只能等列车员忙碌过后有空隙时间请教他。列车员简单明了地告诉我：“本次列车其实是两列编组为8节车厢的列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重连车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加大运量，提升旅客的容纳能力，降低车站的工作压力。每列列车拖八节车厢，除了车头为整个列车提供动力外，每节车厢下部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电机组……”简短的几句讲解，让我茅塞顿开。

记得几年前，我送孙子去南京上大学时，坐的高铁是“和谐号”，而这次坐的是“复兴号”，二者有区别吗？到北京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在清华大学读博的外孙。经外孙一讲，我才知道“和谐号”和“复兴号”，不是同一种高速列车的两个名称。“和谐号”是本世纪初我国引进国外高速动车组技术后，经再创新生产的高速列车，时速达200公里，最高可达350公里。“复兴号”属于中国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时速达3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并拥有5G高速互联网技术覆盖，智能版列车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复兴号”的先进技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这次北京之行让我收获满满，心中油然而升腾起一种感觉：“厉害了我的国！”

木厂村以树多得名

王东超

春季里，我去龙口下丁家镇木厂村卡口防火。闲来无事，对一旁村碑上“木厂”二字产生兴趣。问村里的防火员村名的来历，答曰：过去此地长满大树，故得名。

对此我表示怀疑，这里的山体大多是由花岗岩构成的，经过亿万年的风化、水蚀及动物活动、植物生长所造成的分解作用，岩石表面会酥化并进而形成土壤，但土层很薄，山上种的赤松几十年都长不大，砍了只能做椽子，连做檩条的资格都没有。老人说，这里是个大山沟儿，南边是石城山，一下雨山上的泥土就会冲刷下来。很早以前，村南有一个很大的土台，土层深厚，上面长有四五棵酸枣树，一搂都搂不过来。后来，这里成为村里的泥场，家家推泥垫圈，这几棵酸枣树就被挖倒了。山沟相对于山坡，水土条件要好得多，山里那些长得高大的树，一般都是长在山沟里，以树多取名木厂，似乎说得通。不过，无论如何，我总是觉得木厂的“厂”字应该不对。

回家查资料，民国版《黄县志》在讲到石城山时提及：“东向各支出四五峰至七八峰不等，构成深谷三道：曰将军营，曰木厂，曰于家口。”《龙口市村庄志》“木厂村”条：“传说明朝嘉靖年间，陈姓由四川迁来建上木厂村。当时沟谷一片树木，合抱粗的大树一棵挨一棵，故取名‘木厂村’。后来，有人先后迁到下木厂、小陈家和招远县齐山乡小泊子安家建村。现在上下木厂合为一个行政村，叫木厂村。”

“厂”为“廠”之俗字，《中华大字典·厂部》：“廠，廠俗字。”“廠”指没有墙壁的简易房屋，《集韵·养韵》：“廠，屋无壁也。”又指马屋，牲口棚子，《玉篇·广部》：“廠，马屋也。”牲口棚子也属于简易房屋。过去慈善机关设有“粥廠”，因为施粥的地方大多是临时搭的棚子，比较简陋。后引申指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从事生产或加工以及其他特定活动的场所，如纱廠、钢铁廠。又指用以堆物或进行贸易的场所，如煤廠、琉璃廠。《明史·职官志一》：“曰神木廠，曰大木廠，以蓄材木。”永乐四年（1406）朱棣准备迁都北京，要大兴土木建紫禁城，派工部尚书宋礼赴湖广、四川等地采办木料。据《明史》载：“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于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为神木山，遣官祠祭。”有数根巨大的桢楠木，一夕之间，从大谷漂浮到了江上，朱棣认为这是神应之事，“神佑天朝”，遂降敕名其山为“神木山”（今四川乐山市沐川县五指山）。这些大木料运抵北京后，即在崇文门外设“神木廠”以贮之（一说围五尺以上为神木）。清代，神木廠大街改名为花市大街。

“厂(hǎn)”，本义为山崖，《说文·厂部》：“厂，山石之厓（同崖）岩，人可居。象形。”段玉裁注：“厓，山边也；岩者，厓也；人可居者，谓其下可居也。”“厂”为象形字，甲骨文象上面向外突下面往里收（用黄县话形容叫“左左儿”）的山崖形，能够遮风蔽雨，人可居其下。后“厂”用作偏旁，凡从“厂”取义的字皆与山石或像山崖似的高敞棚屋等义有关，如厦、厩、厨等。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简化字，“廠”“厩”都简化作“厂”，其读音亦读为chǎng。

“场”读作chǎng时，本义是古代祭神用的平地，《说文·土部》：“场，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谷田也。”又指用于收打庄稼、翻晒粮食的平坦场地，如打场、扬场等。《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毛传：“春夏为圃，秋冬为场。”“场”读作chǎng时，指众人会聚进行某桩事情的处所，如市场、商场、操场、会场等，也指适应某种需要的比较大的地方，如种庄稼的地方称为农场，种树的地方称为林场，养猪的地方称为养猪场。

“木厂”以树多得名，而不是以木材堆积地得名，我认为，木厂村名应为“木场”。在黄县话里，木场的“场”轻声变韵，“ang”读作“eng”，“衣裳”“书坊”“地场”都是这么读的。